

陳夢家著作集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

(訂補本)

上 冊



中華書局

陳夢家著作集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

(訂補本)

上 册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訂補本/陳夢家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北京:中華書局,2019.4

(陳夢家著作集)

ISBN 978-7-101-13768-2

I. 美… II. ①陳…②中… III. 銅器(考古) - 中國 - 圖錄
IV. K876.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31215 號

書 名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訂補本)(全三冊)

編 著 者 陳夢家

編 輯 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叢 書 名 陳夢家著作集

責任編輯 李碧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86½ 插頁 10 字數 167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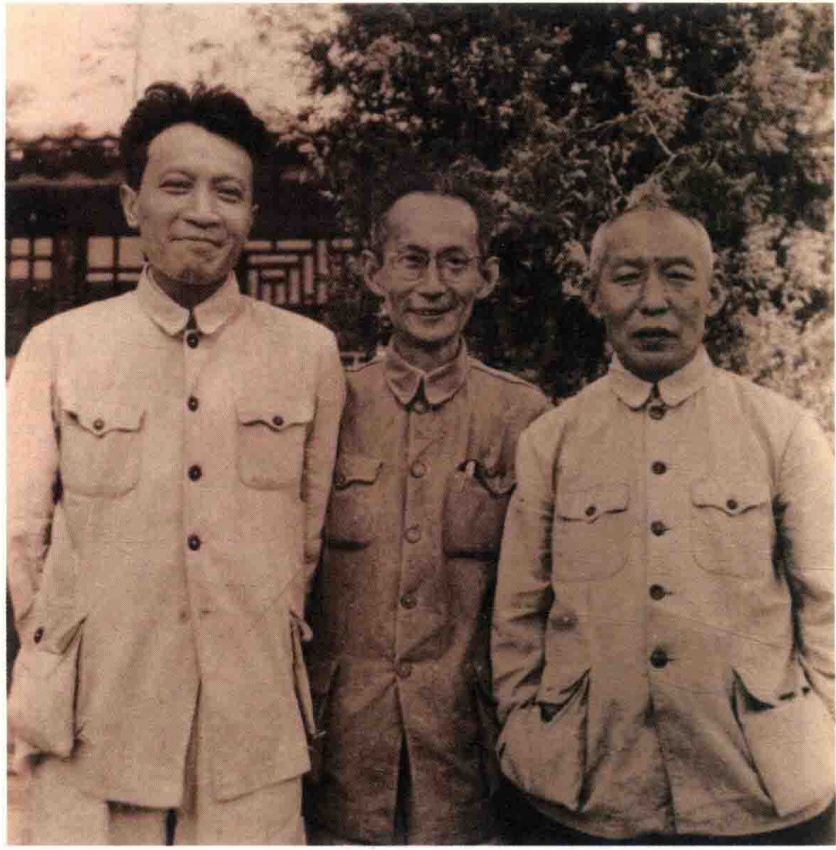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3768-2

定 價 980.00 元



1946年本書編著期間在美國芝加哥大學



五十年代初與商承祚(中)、于省吾(右)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四十五號

中國銅器綜錄之一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

(訂補本)

上 册

陳夢家 編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陳夢家著作集

出版說明

陳夢家先生（1911—1966）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於中央大學畢業後，先後在青島大學、燕京大學、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並蒐集流散在歐美的商周青銅器資料。歸國後，擔任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

陳夢家先生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研究古文字而轉入研究古史及考古學。在甲骨學、西周銅器斷代及簡牘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樹，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推重。

我們此次出版陳夢家先生的著作，除收有殷虛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中國銅器綜述及其英文稿 *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漢簡綴述、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中國文字學（附英文稿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等專著，海外中國銅器圖錄與美國、加拿大、北歐所藏中國銅器集錄等圖錄，以及新詩集夢家詩集外，另將陳夢家先生已刊和未刊的文章，分別輯為夢甲室存文（散文集）、陳夢家學術論文集和陳夢家詩文補編出版。

“陳夢家著作集”的出版，得到陳夢家先生內弟趙景心、景德、景倫三先生的鼎力支持，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陳夢家先生遺稿的整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艱辛的勞動，謹致謝忱。

謹以此書的出版，紀念陳夢家先生和趙蘿蕪女士。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8年6月

訂補本說明

現在出版的陳夢家編著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周金文集成編輯組負責人王世民研究員主持，考古資料信息中心若干同志參與，彙編與訂補而成的本子。

銅器圖象部分，採用陳夢家生前捐贈考古研究所的B5尺度大幅原照片，重新進行掃描與製版，同時新增補40件銅器的圖象。銘文拓本部分，除R.315、418b、419、420a、420b、485因製版緣故酌量縮小外，餘皆為原大。說明部分，在1962年科學出版社刊行本的基礎上，根據殷周金文集成編纂工作中所作核校，並參考作者1947年英文稿本，對其著錄項中的個別失誤進行了訂正。為了方便讀者，特參照中國銅器綜述將作者對所收各類銅器的分型列出目錄，並在書眉上標明；收錄的銅器銘文，均增注集成一書的器號（說明中提及的關聯器銘，也盡可能注出集成器號）；對銅器的現存處所，也有所訂補。

共錄器901號（因A591有兩號，實際總數為902號），除1962年版已收的A1—A845（原缺A711已補）之外，又將原附錄五內容增補圖象編為A846—A901。

凡此，訂補後記另有詳細交代。

中國銅器綜錄自序

中國青銅器的著錄，有過很長的歷史。

北宋時代內府和一部分士大夫都有古銅器的收藏，至十一世紀始有圖繪器形、摹勒銘文的石刻。較早的石刻，如楊元明的皇祐三館古器圖，據籀史所記其為圖刻石的，祇有秘閣和太常所藏十一器；如劉敞的先秦古器記，僅存他自己一家所藏十一器，張廷濟曾有拓本七紙；如李公麟的古器圖（宋史藝文志，金石錄卷十一），籀史稱考古圖，薛氏鐘鼎款識引李氏古器錄，呂大臨考古圖引李氏錄二十餘條。以上諸書，其所摹錄的既是少數的古器，故亦無需乎分類排比；其摹寫上石也祇是一種銘碑或器物圖，尚未具備完整的考古圖錄的形式。

十一世紀末葉，呂大臨所編著的考古圖樹立了古器學與古銘學的基礎。這本圖錄收集了公家（秘閣、太常、內藏）和士大夫家所藏三十七家凡二百餘器，共為十卷，分別三代與秦、漢器，而於三代器又分類排比。自序說：“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尚病竅啟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可見作者有意的編次他所親見的古器物而成“書”，並非如以前的“圖”；他不是玩物而有意於古，圖而“考”之，所以名為考古圖。元代以來，有刊本流傳於世。今觀其書共包含了三個部分：（1）圖錄，“器形”的圖繪與“銘識”的摹寫；（2）記錄，記器物的“量度”、“所從得”和藏家，即器物的容量、度量、出土地和收藏者的籍貫姓氏；（3）考釋，包括銘識的釋文，器制的比較，器名的考訂，年代的推定和其它有關歷史、制度等的考證。

考古圖對於銅器的處理，具有科學的意義：（1）重視對於實物的目驗與度量；（2）注意實物的出土地以及某些出土地在歷史上的地位，如殷都的“河亶甲城”；（3）器物的圖象與銘文並行而並重，不是孤立的古器學或古銘學的研究；（4）綜合了器形、文飾、銘文和出土地來作斷代的標準，如乙鼎出於鄴郡河亶甲城，因說“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器也”。在八百六十多年以前，這樣一本著作，實際上開始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

考古圖以後，博古圖和清代許多圖錄都承繼了它的作法，也有有所改進的，也有回到石刻古器圖本的，後者純粹成為資料的刊布。考古圖以後，另有放棄了圖象而專門發表款識的，也有專門從款識上作文字或歷史的考證工夫的。不加考證的古器圖、不附圖的銘文集編和銘文的考釋，雖然都不是完整的，然而對於銅器的研究，都有或

多或少的貢獻。

據籀史所載，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曾詔以三館所藏鐘鼎的“墨器款”賜宰執，則當時已用墨拓法打製銘文的拓本。但當時祇有石刻、木刻，不能用拓本直接上石上木，所以祇能鈎摹筆劃。直到清末才能利用石印術以拓本上石，清末以後才有更進步的影印術。清世收藏家，除銘文墨拓以外，亦有部分的或全部的用墨拓法拓其文飾和全形的，因此利用照相術以前有了較木刻的和石印的圖繪更近於真的傳形。民初以來，始有利用照相術和珂羅版影印術印刷器形的，較之僅能石印拓本又進了一步。凡此對於圖象和銘文的技術處理，足以彌補考古圖的缺陷。近三十年來古墓葬和古遺址的科學發掘，使考古圖所說的“所從得”更有了確實可靠的記錄；而在此等報告中用機械畫法所作的器形圖，除了表面以外，又能表現出剖面。有了照相和新式繪圖以後，文鏤款識之墨拓，依然是應該繼續保存的方法。

八百六十多年來積累的銅器圖錄和有關記錄，對於銅器研究的學者供給了很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就其刊印方法，可以分別為：（1）石刻的、木刊的和石印的（也有銅版的）摹寫的圖象和銘文；（2）石印的或影印的全形圖象和銘文；（3）影印的照相圖象。這些資料，以影印的照相圖象和拓本銘文最好。就其器物的所在和所從來，可以分為：（1）宋代著錄而實物已亡佚的；（2）清宮所藏以及現在屬於國家收藏的；（3）私人所藏的；（4）流傳於國外的；（5）考古機構發掘所得的。（1）—（4）是流傳品，（5）是發掘品。近年以來，盜掘已經禁絕，而私人收藏大多數已歸公藏。國家收藏的銅器，其中很大部分是清代和近年的流傳品，重新編印圖錄，可以校正過去摹寫的不準確並使圖象與銘文重新合一。這些流傳品中不乏有關史實重要的資料，而在研究器形與出土地最應依據發掘報告中的銅器。因此，今天研究銅器所最缺少的乃是流傳國外的一部分。

我在開始銅器研究的時候，最初祇注意到銘文的重要。1935年以後才開始接觸實物。1939年在昆明因北京圖書館之約，編輯海外中國銅器圖錄，雖作三集而僅出一集，其它二集，因香港為日軍所占，未能續印。當時所編，僅憑國外寄來的器形照片，多未曾附有銘文，對於實物的真偽也難以辨別。1944年秋，我因任教芝加哥大學之便，着手進行北美各地的銅器收藏的考查。三年之中，凡公私所藏都親加鑒別、測量，打製銘文的拓本，分別照相，並追求其展轉流傳的經過。所見銅器而重要的數在一千以上。1946年3月，去坎拿大 陀浪多，在翁塔利博物館記錄其所藏洛陽和安陽出土銅器。1947年8月至9月，旅行倫敦、巴黎、荷蘭與瑞典的京城，參觀了公私所藏中國銅器。歐、美兩洲所藏的中國銅器，所見與所得的照片，已居十分之六七。

我自歸國以來，忽忽又已十載。這批銅器材料，因工作關係，始終未能整理付印。1956年春，乃得從事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於此同時，着手將所獲海外所見銅器照片分集刊行。現在先以在諸國所見禮器部分，分集出版。至於兵器、樂器及其它器物，則

將匯合分類印行。所錄彝器約在二千器以上，較之1933年梅原末治在歐、美蒐集印行的支那古銅菁華彝器三冊所錄的二百五十器，數逾十倍。

這些古銅器的流傳海外，是時常使我痛心的。爲了蒐集這些照片，也曾跋涉了許多路程，歷盡艱難，頗費口舌之勞。許多照象，雖皆假手它人，但有若干部分是我自己在場的。由於種種限制，照象不能盡如我意；且擱置已久，略有變色。我未嘗學拓墨之法，但由於無人能拓，只得勉強爲之，勝於不拓。本書主要的目的，在發表材料，根據當日的筆記，僅作了很簡單的說明，以備參考。

我在此致謝一切關心於此集的搜集和出版的人們，由於他們不斷的鼓勵與督促，這本圖錄的編輯才得以順利進行。我在此特別致謝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給予此集出版的機會。像這樣需要巨大投資的圖錄的印行，只有在重視科學研究事業的人民中國，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由於圖版過多，在若干方面都曾因擲節之故有所縮減。希望這批材料的刊布，對於研究銅器有所幫助。我個人急切的希望早日結束這個工作，可以有時間參加整理國內所藏更豐富的銅器總錄，它將比此集所有的更具有科學性和藝術的價值。

1956秋，陳夢家記於北京錢糧胡同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自序

1944年11月到1947年9月，我因任教芝加哥大學，得以從事於北美所藏中國銅器的材料的搜集。在此三年中，作了遠近數十次的旅行，將所有可以見到的中國銅器，都攝取了照片，拓了銘文，記了尺寸，並詳考其所從來。這些銅器，大致分在三種地方：

(1) 在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大學或其它公共機關的共三十七處；(2) 在私人收藏中的共六十二家；(3) 在古董商肆的共十二家。就其地區而言，較大的都市如華盛頓、紐約、波斯頓、芝加哥、坎薩市、米里阿波里斯、費城和克里夫蘭諸處，收藏最富。對於上述諸地點的公私收藏，我曾作了不止一次的訪問。大多數的銅器，都曾經取出加以觀摩；也有少數的未能往觀。由於種種的限制，有些看得詳細，有些不曾作深入的觀察。

在我所收集的材料中，禮器（或祭器，即烹飪器、容食器、溫酒器、盛酒器、調挹具、承具等）占了很大一部分，先行選錄發表於此。此外還有樂器、兵器、車馬具、日用器具等，為數尚多，將來另集刊布。本集所收的禮器，由於每一品類都有相當多的數目，由於出土地不明，所以我們不採用按時代排比，而用類別為序次。每一品類（如鼎類）之中，又從其形制而分別為幾型，每一型中又將花文相近似的系屬於一處，依時代先後排列。這樣的作法，對於研究形制、花文和年代，可以得到便利。為了使研究文飾的可以有據，有些器物用了一張以上的圖象。為了使研究銘文的不脫離實物的形象，我們將一切銘文（包括已經著錄的）都附錄於後，以便對照。

本集所收的大約是1917年到1947年三十年間流入美國的。第一次歐戰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中國黑暗政治下，古墓的盜掘之風盛行，古物出國的禁例從未執行，因此大量銅器經過種種方式到了美國。這中間，大約有五分之四是那三十年間出土的，有五分之一是清代以來的流傳品。從此集中看來，很多是具有藝術價值的精品，但也有不少是有歷史意義的重器。對於後者的流失於國外，尤其令人痛心。每一次看到銅器銘文的結語“子子孫孫永寶用”，覺得它是一種可悲的教訓。

本集有許多器物是從來未經發表的，但也有一部分已發表過的。有些見載於外國美術史、博物館刊和“商品”目錄中，國內不易查閱；有些見載於外國圖錄的，或是記錄不詳，或是不附銘文；有些見載於國內圖錄的，或是圖象不精，或是僅有石印摹寫；有些銘文在國內早已著錄，而圖象未詳的。因此種種緣故，凡已著錄的，仍然採取較好的照片，重為製版。

此集完成於1947年6月，十載以來，未能出版。一部分照片已漸褪色，最近才急於

重新整理付印。重編期間，加入了返國之前在紐約所見的一批材料，並將原編中不甚重要的刪去若干，共編八四五號。原編拓本R.1—445仍依原來所排的次序，其新加入的拓本附續其後^①。刪去圖象的，其拓本在R.1—445之內的，仍將當日記錄附記於此集中^②。

本集所錄銅器，雖大部分曾經作者審定，但事隔十載，個人的看法也有改變之處。因此集中恐不免有一些疑僞之器，有一些局部配造之器，有一些僞刻的銘文。1946年我與人合編的柏景寒中國銅器集，其中圖七七、八〇兩鎏金器乃是蘇州周梅谷所僞造。當時主張刪去，而同編之人堅決不肯。本集不錄此兩器，並附帶更正於此。

原編附有中國銅器綜述十五章，係就舊中國銅器概述（附載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卷首）擴大改作。其中有關形制、花文、銘辭、年代的討論，都舉此集為例。綜述篇幅太長，今刪去之，以後當可單行問世。又原編中對西周較重要諸器銘，曾作有較長的考釋，附於說明之內。此類考釋，今已提出，歸入西周銅器斷代與東周銅器斷代兩書中，庶此集說明可以簡明易查。

1956年12月，陳夢家記於北京考古研究所

①編者按：原銘文拓本編號大致按族組、內容排列，此次為方便讀者對照閱讀，不再將拓本集中製版，而是附於每件銅器的圖象與說明文字之旁。拓本原順序可參附錄六。

②編者按：此內容1962年版收在“附錄五”，今增補圖象重編為A 846—A 901，原附錄五刪除。

凡 例

此集所收集的以在美國所見者為限，號前之“A”即表示在美國所見者，這些十分之九均在美國。每一器物，有一編號，如“A1”是本集的第一器。有些成對的銅器，凡本集祇發表一器的照片者，祇作一號而在說明中說明之。凡同一器而有數張照片的，在編號之後加小點以別之，如“A6.1”“A6.2”是同一鼎的兩面。

本集是按照器物的品類分列的，所以A1—A117都是鼎。在此117號中，又據其形制的不同分為九種，即“鼎一”至“鼎九”。其中如“鼎二 A28—A54”是分襠鼎，“鼎三”是方鼎。凡可定名的皆暫賦以器名：或以作器者名，如追殷；或以族名，如亞蚊鼎；或以族名和受祭者名，如臣辰父乙鼎；或以受祭者名，如父辛鼎等。

每一編號有八項說明，自1至8分項記錄。有些器缺乏某項記錄的，就省去。這八項的性質如下：

1. 圖象曾經著錄的，記所見各書的簡稱，如陶齋即陶齋吉金錄。各書簡稱，詳附錄五“銅器圖錄簡目”。

2. 銘文曾經著錄的，記所見各書的簡稱，如三代即三代吉金文存，詳附錄“銅器圖錄簡目”。除了少數例外，銘文著錄祇引用三代，三代所無的引用它書。凡器無銘文的，省去此項和第4項。另外，附本集拓本編號，如A1的R.113，R.表示拓本。在拓本圖版中，每一器拓下列有R.號，號後a示蓋銘，b示器銘，c示其它部分的銘文，p示照片，h示摹本，d和e等是參考用的它器拓本。

3. 記錄器物的高度、口徑、寬度和長度。一律以厘米為單位，如A1的口徑19.9即19.9厘米。所謂高度，一般指通高，如鼎計耳的高度在內，寬度指最闊或最長處。凡方器、長方器或橢圓器的長寬用乘號表示。

4. 記錄銘文的行數字數並其隸定的釋文。凡在二行以上的，按原款式分行錄出，左行直行改為下行橫行。少數銘文過長而它書已有考釋的，不錄。

5. 斷定年代，根據形制、花文、銘文和出土地等條件，並根據與其它器的比較。但此處所定的，不過是大略的年代，如定為殷的也可能是西周初期的。

6. 記錄器物出土後收藏者和商估的收藏和出售，詳附錄二“器物舊藏簡目”。同形同銘的器物，必須查明其收藏的經過，才能分別。

7. 現在的所在，在博物館或私人處的，都用簡稱，詳附錄一“器物所在簡目”。凡屬於博物館的，通常附以登記號如A2今在“芝加哥 28.167”，芝加哥是芝加哥美術館的簡稱，28.167是其登記號。一般的登記號的前面數字代表入藏的年分，如28

即1928年。不屬於博物館的私人，也有編號的如盧、何姆斯、穆爾之例。至於皮斯百的編號，則是借陳的博物館的登號。本集所錄現在的所在，乃指1947年夏以前的情況，十幾年來有很多變更。有些私藏可能已入博物館，而商估之轉易出售，或入於私藏，或入於博物館。

8. 在此項內記載以下各事：

- (1) 器物的現狀，如失蓋、殘破或修整等；凡較完整之器或從照片上可以看見的現狀，一概不記；
- (2) 相傳出土的時代與地點；
- (3) 同群同同組的銅器，同族名的銅器；
- (4) 簡要的有關銘文的考釋；
- (5) 形制、花文上的特點及與其它器的比較；
- (6) 其它不屬以上七項的記述。

以上八項，只是很簡略的一種記錄，以備查考之用。

本編所標時代，其相當的公元紀年如下：

<u>殷</u>	約公元前1300—1028年
<u>西周</u> 初期（ <u>武王</u> 至 <u>昭王</u> ）	約公元前1027—948年
中期（ <u>穆王</u> 至 <u>夷王</u> ）	約公元前947—858年
晚期（ <u>厲王</u> 至 <u>幽王</u> ）	公元前857—771年
<u>春秋</u> 初期、中期、晚期	公元前770—481年
<u>戰國</u> 初期、中期、晚期	公元前480—222年
<u>秦</u>	公元前221—207年
<u>西漢</u>	公元前206—公元後8年
<u>新</u>	公元後9—24年
<u>東漢</u>	公元後25—220年

圖象、銘文及說明

目 錄

中國銅器綜錄自序	1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自序	1
凡 例	1
圖象、銘文及說明	1
附 錄	
一 器物所在簡目	1321
二 器物舊藏簡目	1332
三 本集主要銅器	1340
四 重要族組	1342
五 銅器圖錄簡目	1343
六 拓本器號對照表	1352
訂補後記	1357